

漑

堂

文

集

澗堂文集卷之三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記

璚齋記

齋名璚孫子樂有賢婦而自名之也孫子遊廣陵二年
初嘗學爲商稍致富始慨然慕梁鴻孟光同老吳中故
事因寄書與婦婦亦至矣家又三年與其兩兄同產業
不同經營貧日甚好讀書日甚其叔父心憐而庭責之
曰吾雅知汝爲人吾所哀憐語汝吾爲汝婦爲汝小兒
女不爲汝辭甚嚴蓋不敢不跪謝過者再且三焉然卒
不悔其伯氏憤其卒不率大人之教也則督及仲氏知

仲氏年長不倍而才長倍之此爲可萬一相成焉爾乃仲氏於分受其弟之責也始亦未嘗不難之終且甘之蓋兄弟之間既相與千秋爲期誠不暇復慮生產也然伯氏稍稍厭惡之矣孫子每自察其婦則獨陰賢仲氏自是讀書之名漸著一門憐者皆懼懼之詞曰處亂世不憂生者不祥日與四方士往來不顧其後一旦有急是且將不顧其身也孫子聞之因亦自懼遂不擇地而齋焉齋之前爲竈爲奧爲薪室齋之上爲樓樓之上爲兒啼之牀爲婦臥婢走之屋孫子讀書於樓下不知寒暑與飢飽獨畏客謝不復見客者所謂不堪其憂者人也不堪其憂者所謂時之名士也時之名士所謂貧而

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必交遊盡貴者也婦既知其獨畏客謂客以外夫必聽我遂畜鷄貧者必儉儉者必慈遂又不忍殺雞夫既不善治生婦則微戒其事因而好小利焉遂多畜鷄齋之旁乃又爲塋其夫察其見之甚小又悲其事甚苦方惻惻不遑忍重拂焉蓋自是孫子竟不得不爲宋處宗矣然鷄日多則兒女日樂樂而呼而笑而啼兒女之聲勢進而鷄之黨更稍退孫子雖欲爲處宗之靜談又不可得客有過之者曰悲乎曰何悲其夫好讀書其婦不忍違其意則聽其置齋爲其婦好畜鷄其夫不忍違其意則聽置塋焉夫婦相得名曰塋齋樂矣

鵲雨樓記

貨殖之中乃有少而能賢者汪生名民俊字次朗新安人販鹽海濱事父孝不妄交一友孫子客于虎墩聞而敬之過卒家僅策蹇赤日黃塵之內四十里往造其居而大野橫樓百尺自顏曰水雲其下不結一字孤峙于市側觀其樓則知其人能獨立志者也樓簷下蓄一鵲新被彈折翅故汪生蓄之噫汪生仁人哉予往來海陵凡數年怪此來經過古廟數十獨不見前日一鵲巢悲之又今年壬辰適大旱豈鵲雨鳥亦避旱他徙耶問土人則爲予言因兵過避彈射去噫兵之爲禍亦及于海隅之鳥耶鳥猶避去人將安所往耶天下至于海隅荒

矣海隅之民至于竈戶第且楚矣饑寒困斃而爲盜兵
至則舍妻子去兵去則復歸竈殺之無益徒有損耳殺
一盜損百竈損百竈損百商然則如之何而加之兵也
加兵于竈惡其盜也可也然則如之何而加兵于鵲也
豈不得賊射而不得不遷其怒于鵲耶吾聞羣鵲上飛
翼可激雲致雨今旱其矣走數日如見一折翼鵲于汪
生之樓下以物理求之旱將靡所底止矣推汪生之志
豈弟哀此鳥乎愛物者仁民之大也仁民非處士之事
也而不可一日不有其心若汪生者可以與議矣蓋憂
旱亦又實甚焉乃汪生之自名其樓曰水雲慕宋逸民
汪水雲也然水雲則終處士自全之鄉耳嗚呼今何時

哉而水雲樂乎哉汪生尤得爲仁人乎哉不得爲仁人乎哉知逸而不知勞不敢不戒也朋友有一善不敢不章也則爲更之曰鵲雨而作記焉汪生之友有曹僧白能詩甚喜予言之首也觀其友則益知其人不止獨立志者也而親賢尊師者也

憑雲館記

龍之爲德陽德也故易以比君子然其宅身宜在湖海不宜在池沼況在庭戶階石之下乎是失所也雖然或伏于階石之下能不容兒童往來及其將升于天也復無裂靡破柱之患雖有震雷遶樹而賓客止于失箸童稚得以無恙是可謂龍之有德者乎有德而失所益

不宜也然而繇階石之至卑一旦躋雲霄之至高此又可爲居下位立功業者勸也余仲兄大宗初宰屯留携諸子讀書任畧因于退食廳之左側建館而延師焉丙午夏方宴客于廳忽火光滿宅內外驚走且譁羣疑是火起也頃之霹靂一聲席上杯墜于地者數人左右亦仆而復起云隱隱于雲霧中見鱗爪狀從槐樹旁乍騰起去亟趣視諸子皆尙掩耳立其最幼者纔七歲訊之云當簷石階下見有一物蜿蜒從土中出其細如小蛇及出則聞震雷起而疾走入屋中避之也雨止後視階石色紅如火石下土有一小孔但可容鉏耳龍莫不測也哉仲兄因名此館曰憑雲蓋志異也然余察仲兄之

意亦若有感于中者不然何取于韓公之言也昌黎云
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
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
矣夫龍之出於江湖也得水之力騰雲而上勢其易而
龍之小者則不然乃無地不可以托身焉亦猶之乎官
之居於臺省也可以不待人之力且爲人所借力而官
之卑者則不然職居縣令又治瘠壤雖竭其才力多建
異績若欲早達于天子之左右非得大吏之歡心其道
無繇也當龍之伏階簷下有能知其他日之興雲雨者
誰乎兒童或無心而遇之賓客能遇之者亦少矣當縣
令之困于下僚也不從而苛責之亦已幸甚矣豈非階

簷下之類與令之視大吏豈非所憑依之類與嗟手作
令誠苦將毋廉吏果不可爲乎雖然仲兄亦第勉其所
自爲者可矣昌黎云旣曰龍雲從之矣余亦云令誠賢
大吏必重之矣或曰此爲讀書之所子之兄不過望其
子早致雲霄之上耳余曰卽諸子亦貴勉其所自爲者
可也仲兄曰善汝言吾與諸子當識之然切勿持示外
人也

八行廳記

附詩

余久客江都丁未五月省仲兄大宗於屯留仲兄時爲
潞安郡守蕭公鶴吏余因得備聞蕭公爲政化民之道
公方新建八行廳于郡城之聖泉寺徵詩勒石使郡民

之遊此者知所觀感焉蓋行周官三物教民之法附六德六行之要而復援引古之能篤是行者數人孝如狄仁傑弟如楊津忠如趙盾鉏麋信如季札禮如敬姜義如管鮑廉如楊震耻如唐代宗時乾州女子命工畫爲圖并勒石而爲民行說其大節于圖上如塾師之訓童蒙然惟恐其不了了也夫人聞琴瑟而思臥易之以鼉鼓鐘磬之屬則臥者起焉公其用此法與余獨疑公何爲近舍鄉賢里仁而遠舉其他以余所聞太行大河間狄梁公而外其餘賢人君子中下八行者甚多若以其高曾所爲勸其子孫不更切近而易做乎諸子佳與侍側請問晉之往賢爲誰余曰固無暇多舉舉汝所宜

熟聞習知者如趙至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鮑永因
其妻于母前叱狗卽出之可不謂孝子乎裴楷推新宅
于其兄衍可不謂悌弟乎豫讓爲智伯報仇何其忠也
楚人以樓車登解揚使呼宋下之而揚竟致君命程嬰
以死下報宣孟杵臼于十五年之後何其信也桓少君
不忘先姑之言卻缺之妻傭缺耕有如賓之敬可不謂
知禮乎郭琦不願復爲今世吏雖編名隱逸之列又孰
有如其義也閔貢不以口腹累安邑令不廉而能之乎
文媚以無媒不嫁趙簡子此非知耻女子乎不知公何
爲未及此也佳唐問曰然則公無說與仲兄聞之嘆曰
嗟此非汝小子之所知也如汝叔父所稱引今或問其

子孫無有矣或求其墳墓亦不得焉或其子孫尚存衣食不給者有之所行事辱其舊德者有之彼愚民聞之必且曰古云無德不酬今諸賢皆吾鄉德之最盛者也而天之報之如此乎於是爲善者之心愈且沮矣而公抑有所不忍及也昔孔子不答禹禪之問而南宮适出使公幸得遇孔子豈不得稱爲君子人乎哉且如豫讓程嬰數賢者或見其用心過深苦則恐不易學也吾不妨舉其非晉產者告彼愚民彼愚民乃不知其鄉昔日之賢人亦曾有是事也而問人曰彼季札諸君子何郡土所生而使吾郡之人千載下尚聞風景仰乃爾余與子何人也奈何名不出閭里吾子孫亦可復使如余耶

歸而父教其子兄勸其弟或復以語人人則或告之曰
吾鄉昔日之賢人亦曾有是事也因其所聞以及其所
不聞彼愚者乃始益自喜或不暇復問其有墳墓子孫
與否而但樂吾鄉昔日之亦曾有是人也然則公之所
以遠舉其他者舉此可該彼舉遠可該近之義也兒識
之化民者亦貴從俗而利導之耳余聞仲兄言亦憬然
有悟仲兄之能知上意如此余因以知蕭公之能知其
下也上下相得則政易有成遂喜而記之并作詩附于
後

富貴亦有命田家亦有兒督責望其成寧論早與遲百
年苦易到東曦忽西馳甘旨待他日作計爾何癡爾身

雖已達爾親影已絲不見狄梁公登山涕交頤親舍白
雲下白雲去難追寄語宦遊子令名及蚤垂不然萬里
外侍奉恐不宜

保仁

芝草寧爲瑞金玉亦非珍家有賢兄弟歡喜及四隣墮
地各東西那得長相親榮枯偶然異賦命或不均如何
驕與客施之同氣人爲弟更不可爲長多苦辛事兄如
事父君不見楊津佳菓寄千里灑淚泗水濱再見知何
日傷哉老病身

楊津

山甫能補闕周宣光大雅晉靈怒趙盾壯士手可假人
生貴遭遇亦須明取捨直臣幸不死何苦效瘖啞入門
無門者入閭無門者所食惟魚飧子誠仁人也殺子吾

不忍一死吾聊且嫉賢更如能書生滿朝野鉏耨不讀

書竟死古槐下

趙鼎

結交不在多死生貴無負久諾晨已忘意氣但杯酒肯
信吳季札乃是徐君友長劍况寶物能使魍魎走生既
未相許死後復何有再拜故人墓歸來竟空手肯賢義
最高汝曹良可醜此事過相疑何以勸忠厚

季札

曾人能秉禮無如敬姜賢觀其見康子足及寢門邊有
問不敢應惟恐成大愆家政尚不預朝政焉可專以此
戒後世防患及未然豈獨授受間嫌疑憲相傳如何愚
婦人但取衆目憐出入頗隨意自若雙行纏莫言是小
節桑中多少年

敬姜

山中多良友市上無親密輕義重黃金俗情苦難詰季
路其裘馬叔牙乃其匹辭多轉取寡寧不慮家室夷吾
貧過我到手揮已畢功名安可量忍使長蕭瑟卽此成
知己施恩何用徇管氏亦賢者感頌自口出誰值貴顯
時常懷貧困日龍叔牙

清如楊太尉門有酬恩客欲入復逡巡懷金望日夕愧
遺用此物將謂勝白璧昏夜况無人何須慮指摘相知
良不易對面成阻隔薦賢本爲國身家寧有益縱不恤
人言何以逃鬼責卽今俯仰間誰謂形影隻王密誠小
人徒使愧難釋楊雲

洛陽女雖好驅使多平頭但能着絲履或解彈箏篴誰

家嬌姊妹生長秦乾州村亦無大族居亦無高樓朱顏
何所似都勝虛莫愁可憐代宗朝擾攘苦未休大盜來
白日村小無所求但得嬌姊妹勿搜馬與牛姊是村中
婦敢貽君子羞妹雖未嫁人焉可配寇仇投身向古崖
隣人雙淚流至今秦中女畏露如西周乾州二女子

有懷草堂記

余於凌子蔚侯名堂之意有感也小宛之詩所云明發
不寐有懷一人者蓋周之大夫值世亂兄弟相戕以無
余所生詞最懇至然彼身爲大夫遇不恤填寡之主復
有握粟出卜之費固宜其憂傷至於如此也蔚侯家號
素封年方妙盛負才不羈又能澹然名利之場此其遭

遇志趣與小宛迥別矣余嘗問其取義輒嗚咽淚下不能止云是堂經始于先君子之手規模已具而未及見其成也及元龜始成之因名焉嗟乎登是堂者有不油然而生其孝思者乎書之大誥有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梓材有云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今蔚侯能成先志若此豈惟無負三百之教亦於書有得者矣然大誥梓材之作當周之盛時其君臣諄戒且爾而後世乃有如小宛所云彼昏不知不恤填寡者合二經觀之又可以見承家守國之難有遠倍于開創者也余且將持是說以告夫世之有位者矣草堂在橋墅之大宅後宅廣可二十畝草堂之側有亭前

有危石雜植花木出則臨湖垂釣入則彈琴賦詩仲長
統樂志論中所稱殆無所不備如凌子於斯世又何求
乎

澹堂前集卷之四

焦穫孫枝蔚人著

雜文

勞誨辨

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蘓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後人守其說皆以愛爲父愛之忠爲臣忠焉余竊疑焉父宜並君言臣宜並子此古人立言之大槩也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孟子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皆斯義也見於他書亦皆然今獨以父與臣並論可疑者一矣且

卽云父愛之而徒以勞爲異於禽獸則亦未計矣教子者間以身教不間可事捶楚也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注王氏曰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善則亦戒之而已矣王氏亦不云撻之也且使論語已以勞爲愛則君子之不教子公孫丑可省此一問矣蘓氏或見禮稱周公於成王有過則撻伯禽遂本之以立說與夫忠於其君者大義滅親豈惟撻之而已此不得引爲愛子之證也惟愛其君則不得愛其子故至於此或有之也且此爲幼冲時事父之愛子而教獨幼冲時耶取曰書云扑作教刑又云撻以記之何謂也曰非此之謂也克之子墨訟而

其臣放齊尙稱其啟明使堯或有撻之事而放齊有不聞知者乎舜命夔之詞曰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以商均之不肖而所以教之者乃惟於樂而已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蓋亦本此也夫樂之與刑豈不如水火之相反哉所謂扑作教刑者其下文卽云流其工於幽洲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將序誅四凶之事乃先詳其輕重大小之序以爲聖人之用刑出於不得已如是也教刑雖輕吾未聞可施之家庭也所謂撻以記之者正與扑作教刑畧同然以此待庶頑譎

說之民則已輕矣蓋聖人之待民尚如是也後世若周
宣帝嬖怒父杖已恨其死晚雖贖之不肯寔甚亦武帝
不知教子之法也史臣斷曰嫡嗣非才昧宗社之大計
但欲威之捶楚期于嚴肅義方之訓豈若是乎曾謂夫
子見出後世史臣之下乎或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何
謂也曰此謂父母怒時耳至於大杖則失愛之時也故
以怒爲恩視雷霆無異雨露誠孝之心也認怒爲喜指
風霜謂之日月顛倒之論也或曰凡所爲責成與戒敗
者皆勞也子何以知蘓氏必指撻爲勞也曰勞而不怨
朱注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取疾怨乎以此知之
也或曰然則子將作何解曰予以爲賴延之之說得之

延之庭誥文云遊道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
絕久繇相敬絕繇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
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詞使親不可褻疎不
可間此以愛與忠皆指朋友于余所疑以臣並父之疑
亦得渙然或曰宋賢於昔何所不讀獨未見延之集耶
曰不然唐人如李德裕家便不蓄文選安知宋人必蓄
此耶諸賢方道學自任其於晉宋間人語言或以爲不
足觀者有之聞卽涉獵及此而於中復無當也或曰然
則子舍道學而聽藝文之家將無每趨愈下乎曰不然
不以人廢言先師言之矣或曰藏其枉情而謂之忠可
乎曰可子夏曰未信則以爲謗已也藏亦取信之一道

也

書陶淵明集後

晉人惟陶淵明讀論語極熟故其出處之節最有可觀
觀其與子儼等疏云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
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
永無外請故耶又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
之義七十二弟子述云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
其強至言慟繇才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天賜獨長年時
運詩云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分明
自比曾點一流也榮木詩云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
無聞斯不足畏勸農詩云孔耽道德樊須是鄙示周續

之祖企謝景夷三郎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暫然臻道
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云先師
有遺訓愛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患長勤有會而
作云斯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歸飯也已矣夫在昔余多
師詠貧士云閒居非陳厄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懷賴
古多此賢又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詩家用論語
之多未有如淵明者也其師法惟在此書故當與有意
用經書者不同宜爲負西山所賞也若其作孝傳贊則
有意爲會子其不仕宋則閔子騫不仕季氏一流列之
德行夫何愧乎然却似未見孟子書者詩中旣絕不及
之而作孟嘉傳有云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

思實鍾厥心與孟子所謂凱風親之過小者也意不合
亦可證且詩中有洙泗輟微響二語若知戰國有孟子
安得謂之漂流逮往秦乎或曰命子詩云三千之罪無
後爲急何嘗不用孟子耶余曰乃孟子自引成說耳觀
其於陵贊云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茂彼結駟甘此灌園
孟子方自謂善養浩然之氣而斥仲子辟兄離母之罪
今乃以養氣歸於陵則是實未見孟子七篇也

誠子文

君今年過四十徃徃多悔蓋少年之所爲至中年則愧
之得意之所爲至失意則非之誠反躬而易明不待他
人之好我也今以諸吾兒燕人非螺贏何必類已事父

幾諫子道之常。昔子見南子，則子路慍。見弟之于師，猶子之于父也。若懲證羊之失，更蹈畫虎之訛，徒貽笑耳。且資有上中，不可強同事。或偶然不可有意，故同一事也。智者爲之得吉，愚者爲之得凶。古人繇之觀成，今人繇之取敗。昔趙奢之子不善讀父書，而坑長平卒四十萬，非其父兵法之過也。况吾心已知其大謬，而後人尙奉爲家法，非獨于實自害，亦且愈章吾過耳。故俠爲美名，懶亦高致。散家財如馬援，卒稱東漢之佐省；迎送如沈頭，何傷處士之賢？然而鑒郭解之禍，則俠不如謹觀。稽康之事，則懶不如勤。故欲學伯夷，則至潔者無徒至清者；無魚清不可爲也。欲學柳下惠，則蓮花雖不染泥。

鮑魚亦不聞臭和不可爲也故孔子曰我則異是無可
無不可孟子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繇也然而聖賢旣不
易逮必也寧夷無惠寧狷無狂硜硜小人抑可謂次焉
耳昔東方誠子歸于優遊淵明誠子兄弟爲重彼葢意
有所專望故不服多及也有一言而可以終身有屢言
而不罄其義吾旣非二賢之比不敢效顰簡要今將爲
吾兒述五倫之得失指萬事之利害且願吾兒先當以
吾爲戒耳吾少年遭闖寇亂見張良潛身下邳故事心
竊奇之遂朝友屠狗夕客雞鳴短衣匹馬入北山中謂
當盡射猛虎然後歸見妻子何其雄也旣而幾蹈不測
潛遁行間幸彼時無秦人十日之索耳萬一危及闔門

忠孝兩失永爲罪人矣吾至今每思之猶可寒心也然
昔所以爲此猶曰幼好奇服耳至于事旣不成遂來揚
州隱于魚鹽之市先人產業尙足自給乃復憤懣不平
無所寄托則以飲酒近婦人爲事謂丈夫不得行智懷
雖速死聲色中可也志日奇而趣日卑心日放而名日
損玩世不恭狎及倡優當此之時豈復知有貧窮老病
之苦哉年纔四十鬢髮蕭然幸尙無疾病不至速化然
維憂用老安能保其永年卽使有疾亦無錢可求藥餌
一棺之費便須累及親友兄弟天涯那易得一永訣故
吾時時常作此想洵可哀也亦可畏也昔棄萬金如敝
屣今謀一飽若登天于是東齋西走不以乞食爲耻見

不願見之人強顏歡笑行同優丐昔所欲罵欲唾者一旦或且奉爲恩人視同漂母期以異日酬之乎金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豈非大惑耶前後矛盾失其本心乃至于此推其所繇豈非烈士之不易爲過高之能爲累耶後世且不可欺况欺吾兒子故吾具告兒使聞吾少日之過事關大節勿藐藐也今吾又嘗有經旬不答拜之客客或出怨言謂孫生何所挾而驕人後又遇此客于其鄉客乃復爲予具飲食予心愧其厚道也書札堆積都久而不能敷答往往至于失歡每念昔陶侃于遠近書疏莫不手答門無停客是真吾師也凡此皆非小過願吾兒知之吾旣不可爲訓兒復當效何人

乎詩云我思古人俾無尤兮又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此自處之道也若今之世惟多讀書可以使人敬惟至
誠可以使人感惟耕田可以不求人此三者之外吾不
能爲兒計也吾嘗中夜而起呼婢索燈婢云油盡日中
不得見一物深苦之心有所得不能卽刻書之于紙憂
愁煩亂惟恐起而忘之也及曙豁然無所不見然後知
白日之難得兒念之無負寸陰也昔王韶之絕糧三日
而不輟卷家人謂之曰窮如此何不耕韶之答曰我常
自耕耳若以無田爲慮者硯可爲田也吾自三十以後
始謝去遊俠聲色之習折節讀書慨然慕陳慥之爲人
今吾雖長貧而不至飢死者賴學耳生平多失惟此爲

得願吾兒效其一節可耳吾言雖繁意不至雜粹他人
或笑其不達冀兒勉爲孝子足矣

三皇兄弟頌

皇風沕穆皇德淵廣神聖一門並爲君長澹薄相師壽
考均享無爭何讓無歡何愴及堯與舜兄弟摯弟象俗化
淳漓於茲可想王李克君泰伯長往矧彼後王肥瘦頓
兩布粟激鳴且其哀響能無緬懷義農之上

少康頌

生長母家備歷艱難一旅之衆一成之田動心忍性四
十年間稍收夏衆恩及播遷子杵可教臣靡最賢元凶
克殄舊都方旋惜哉夏書少康闕焉高貴鄉公猶爲慨

然

湯頌

揖讓雖變聞知相傳惟恐口實錄乘有言我讀泰誓廢
書而嘆於君稱名詞何傲然不如湯誓數罪必恭所以
伊尹美其克忠歸亳誥衆維皇降衷性命之說先於中
庸

太公頌

興王預定避紂遠居不逢西伯終老爲漁大禹洪範黃
帝丹書一時並授克商之初惟齒與德天下達尊惟敬
與義守之終身女列十亂男位虎賁身修家齊福及後
人我觀漢世惜彼勲庸霍光兒女卒滅其宗始學伊尹

用延年勸霍光廢昌邑王曰終愧太公信哉欲勝罔
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
有不凶

施愚山先生小像贊

余嘗謂愚山先生有嗣宗之達而禮法是循類子雲之
吃而辨論驚人稱如瞿曇而有觸必感者其情靡如山
澤而無懈可擊者其神也謝生文侯爲作此圖但持羽
扇而不着綸巾豈亦微窺見先生之善學先民而非區
區形跡之可論者與見溫伯雪子則目擊而道存而吾
又奚知夫石可爲床扇可避塵是或講學之暇是或休
沐之晨乎

楊蘭佩小像贊

有序

圖中主人抱膝坐桐陰下側置長琴處裴中露其半
一童子荷犁歸村以長繩牽牛過石橋自題其上曰
躬耕隴畝圖屬予爲贊

樂哉此翁肆志林泉抱其雙膝不屈塵寰家僅荷犁牛
倦須牽長歌過橋聲落橋邊擬翁爲農復是琴仙得趣
誠深撫美無煩我亦不仕深愧翁賢食指頗衆以研爲
田思畫一圖置身中間掛隆中袖拍渠里肩

范汝受真贊

圖中手持書卷著短衣
料頭獨立於垂楊之下

短其衣類遊俠不跨馬不射獵貴公子老詩人泰不驕
懶是真雖獨立非棄世手中書天下事高柳下小橋邊
笑汝受此留連

賢母贊

有片

凌母梁太儒八七十令子功九爵侯檢古來賢母故事傳十二人屬蕭靈職爲圖畫於屏上蓋以比母令德且欲常自警焉索予作贊

鄒孟子母斷機圖

名世之生經五百年天雖生之成就匪天自古王者必有聖母孟乃王佐成於母手既遷其舍復截其機機絲偶廢兒安得衣如何爲學不窳織杼一簣未成半途斯沮堯舜孔子兒志不紛蘓秦張儀母教無聞

齊田稷子母責受賂金圖

昔田稷子身爲齊相下吏何人敢賂其上受賂遺母豈

料見疑曰兒爲相祿亦有涯此物何來其數太侈叩頭
白母兒知罪矣明日蚤起席蓐謁王請受國法實愧忠
良王高母義仍復兒職賜金旌賢永示矜式

楚子發母閉閣不見將軍圖

穰苴王翦同得士心衣食必共醫藥親臨如何楚將梁
肉自奉三軍枵腹何以買勇遣使請糧因問母安母召
使者詢及盤餐幸而秦敗將軍歸第毋坐閣中詞嚴色
厲請看子發室閣叩頭見母之面勝于封侯

漢雋不疑母問知平反爲具飲食圖

雋公爲尹嚴而不殘出治其事入視母顏曰兒今日多
所平反母心則喜爲具盤餐曰無所出母則斃然或廢

飲食或絕笑言母誠好生亦貴無兒讀何書春秋一編經術淹通名冠朝端豈如嚴媼徒生延年

吳孟仁母製襦被將賓客圖

孟母教兒所重氣類擇隣取友前後一致念彼學者或多貧匱空床無衣夜不得寐手製厚襦兼以大被遣兒將之客感其惠其後恭武潔清爲吏無以供母惟鮮是遺鮮何足却嫌亦當避請書母言徧告有位

晉陶侃母剗薦剪髮圖

松不雜棘鶴不羣雞士得勝友聲名不低晉有陶侃爲臣正直乃其成名母氏之力皎皎白駒資然來思無苗無藿何以繫維臥薦可挫耶以言棘有羞不備遑恤髮

髮孝廉太息賢哉高堂苟非丹穴不產鳳凰

晉韋蓮母坐終幙中講周官圖

維宣文君博士所舉爲女勝男課兒勝父初遭喪亂遠適異土負經在背心憂風雨出則樵採歸守機杼以資膏火不辭辛苦顧語膝下周官傳汝家學不墜庶光門戶及遇秦王皤然一姥生徒聽講此儒不腐

唐柳仲郢母手和熊丸圖

柳母韓氏生長高門相國之女相國之孫儉約自處不御帛緣課子有方以慈兼嚴和藥爲丸賜與諸兒夜讀或倦口必含之兒知藥苦焉知母心母心如何無異苦參仲郢既長頗工於文昌黎所許盛名遠聞

唐李景讓母掩錢圖

李母鄭氏治墻得錢俯視黃口仰告蒼天天豈憐妾家
故貧薄妾惟禱者諸孤勤學命僕舉錡掩錢勿遲無妄
之獲可思在茲吳時景讓位居方面兒身雖貴母教不
變有過須杖爰祝其衣遂平衆憤實賴慈閭

宋蘓易簡母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圖

維蘓易簡名重金闈玉堂之署御筆新題家稱令子國
有良臣其母薛氏冠帔蒙恩受召入朝坐對聖人曰臣
教兒敬束其身帝顧左右嘉嘆不休誰言孟母千載悠
悠家國之間氣滿太和一時謁帝賢母何多

是時宰相張齊賢母

孫氏參知政事賈黃中母王氏俱承召入謁命坐禁中

宋陳堯咨母杖擊金魚墮地圖

兒女之識但重富貴牙笏金魚謂家之瑞秦國夫人教子獨異堯咨還家問及政事兒典名藩何功可記堯咨默然俯伏慚愧纔弓小技何足得意罔念父訓焉知國計舉杖擊之金魚墮地愛而能勞斯母之訓

宋歐陽修母以荻畫灰教書圖

歐陽蚤孤依母鄭氏一代名臣四歲童子雪片如掌貧屋如洗以荻代筆以地代紙爰教之書兒無忽此而父爲吏廉而有耻傳家何物清白而已誦讀之外兒無生理君恩既厚親饌斯美祿位名壽誰與母比

新婚箴爲汪季燦

女如桃李男如琳球同心比德永荷天休雙絲爲絹無縫爲綢凡今之人好色是求有蘋有蘩祀事以修有鳧有雁以譙朋儔愛爾椿萱勗爾好逑敬獻明箴俾爾無尤

二

夫子是倚云如泰山仰之至高無自夷焉顯親揚名輕色重賢福命繇已不在于天連理之華比目之鮮不如琴瑟聆音肅然女有令德士享遐年種荔山下與瓜相連

王西樵曰二篇前原三百篇取漢魏可爲作詩之法

澆堂文集卷之五

焦獲孫枝蔚豹人著

祭文

祭妹文

維年月日八兄枝蔚八嫂石氏聞吾妹計第七日乃設
汝位于客居之澆堂具清酌庶羞之奠遙祭汝恭姐之
靈嗚呼汝年十七一病而卒我昔出門汝問歸日送我
于外黛蹙淚溢不謂彼時便成永訣天涯聞訃肝腸痛
絕嗚呼三世儒門教行深闡素封之子人願爲妻兼此
二者年復及笄汝顏如玉汝手如芙蓉未受聘此理難
稽嗚呼蘭香遠聞無論空谷焉有淑女室家不足畜妹

何辜不如樸檉語及于此悲動親族揆厥所以喪亂之故或富而貧失其嫁娶或北而南流離道路何怪邦人六禮不具女誠窈窕不遑悅慕嗚呼汝未擇婿吾未從龍男女雖異遭際則同使汝不死終配賢雄猶勝八兄老于墻東永爲處子汝罪何啻天地崩缺吾亦長焉吾今哭妹妹不哭兄汝嫂在傍焉知此情遙奠一卮引領西京夜臺黯黯豈有途程靈如有知冀聞吾悲畏行多露神須護持尙饗

祭溫玄肆文

嗚呼玄肆不愧前修易盡者百年之日月難凋者一字之琳球所恨世既遠乎盛夏身竟老于林丘風俗則學

書不如學劍遭逢則呼馬可以呼牛于是歌同燕士狀
若楚因大笑落船豈有士龍之疾長號在野焉知桑梓
所求既佯狂而不死偶乞食于諸侯人雖惡其放蕩間
亦愛其風流屢常盈于戶外錢未絕于床頭然復揮金
若糞視禮如仇信杜子美之言但謂詩堪送老讀王無
功之記惟云酒可忘憂豈知送老之方貧窮隨之而至
忘憂之物疾病因之不瘳夫唱婦隨何五噫之易歇男
婚女嫁曾五嶽之未遊嗚呼維我與君久成契濶當金
銅墮淚之時是縞紵定交之月每斫地而悲歌但仰天
而嗚咽經旬不見則道上衝泥一語足傳則國中和雪
予既萬里飄蓬君亦終身短褐螢飛隋苑節序難堪魚

去黃河音書易達方期王粲南遊馬遷西出相與帛相
江搜禹穴上范蠡之扁舟尋庾信之遺宅然後同歸故
鄉各葺陋室拜于床下君卽龐公共此燈光予如衛八
志願無違人生已畢夫何偶遭二豎不聞七發遽爾杳
然傷哉奄忽况乃陶潛自作祭文陸績能知亡日坑深
十尺皇甫謐之遺言棺足周身范史雲之絕筆孝經一
卷可爲殉殯之書爨鼎數銘便是蒸嘗之物手勅賢郎
神飛仙闕氣最清明詞非恍惚實死理之無繇奈芳踪
之永失嗚呼立肆何曾黃耆交多到概誰憐任昉之兒
士鮮巨卿難托陳君之婦築處士之墓應無會葬千人
哭高賢之靈止可彈琴一曳然而傳正恤青蓮之孫女

素未列于親朋王仲埋洛陽之書生曾不識其誰某茫
茫四海豈曰無衣寂寂夜臺何從得酒嗚呼死者已矣
生者悽然天末飄零更聽山陽之笛窮途慟哭况吟九
傷之篇招魂誰賦封禪何年生芻蕘寄物去悲纏嗚呼
哀哉尙饗

祭凌壽吾文

嗚呼百年易盡瞻彼日月過隙之駒所以晉人好聽輓
歌相勸歡娛維詩亦云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於晏飲時
曾不諱言變滅須臾死何足痛但貴不負生爲丈夫惟
君處家既孝二親兼篤女子爲長獨勞顧念諸弟坐而
躊躇復念此世不可爲農不可爲儒比歲荒旱邑多殍

吏農怨追呼才如班生尙投其筆而况我乎聞牧羊者
乃有卜氏曾助軍需國家理財種引於邊支鹽海隅身
產邊方請得治引遠辦國租爰告友朋爰離桑梓爰涉
江湖初來浙東鹽政久敝商困難蘊預支商課套搭割
沒其名堪吁君調諸商司農可告我往誰俱碌碌者多
矯矯者少一騷千驚事勢已亟君乃獨行不憚勤劬既
人國門謁者見君多有所須大計苟行小費何吝願布
區區當事聽君指陳病根扁鵲之徒朝之所議夕已報
可衆愧其愚何以酬德欽金滿萬佐以明珠一笑揮去
我獨急公豈私是圖至今越中傳君往事衆口無殊及
遭鼎革爰止邦上異彼瞻烏家雖蕩然有智可恃暫貧

無虞仍學貨殖隱於魚鹽膠鬲間朱三十六場有白駒
場竈戶最饒少年惡子椎牛磨劍要結朋沽訛言沸騰
漸及於遠聞於當途將請甲兵疾搜巢穴盡剪其雛君
曰奈何一場荆棘衆場荒蕪亟自上官敢保無事以某
妻孥維國賴商維商賴寇如炭與爐盡遣丞簿先以偵
察然後加誅如議行之果無猛虎但有鼠狐上官嘉君
君布衣耳具此訂說我當上聞俾君從茲衣冠榮驅君
則稽首再拜而辭願守故吾昔魯仲連排難解紛超然
菰蘆其視戰國功名之士直比爲奴以今較古一仁一
義事異志符天豈無知報以令子其溫如瑜壽過古稀
杯滿綠蟻瓊滿青蛺蝶樂志論中良田美宅非君所無優

遊以老正命而死笑卽黃墟予心獨傷松栢如此况柳
與蒲又處異鄉緩急誰藉忠難誰扶嗚呼已矣生死交
情盡此一壺尙饗

祭員親家文

增訂 勳字有爵之父

嗚呼吾以翁故有憾於天惡或蒙福善乃不然福惡何
如吾不敢言發口有礙退而長嘆維我親家人識其賢
三喪相繼五十日間翁婦吾女姆訓夙聞先翁而殯翁
淚如泉病臥在榻晝夜潛潛謂喪吾婦寧使身先翁之
猶子起家海邊聞翁老疾懷金下船將營後事自衾及
棺豈無兄弟哀其乏錢翁聞姪來稍慰目前豈料入門
亦遽溘焉翁方病劇忍報翁知一句有餘魂魄追隨罹

禍酷毒孰有若斯翁是善人誰不涕洟况吾劬劬兼視
門楣入聞號聲人可無兒舅猶悼女甥忘其妻匪忘其
妻天方傾危甥頗工文久不逢時里俗嗤笑翁心所悲
卞和屢刖終售何疑他日名成慰翁在茲薄陳醪羞侑
以句辭靈鳳相愛來歆庶幾

祭季因是先生文

嗚呼自古及今壽命雖長率不過百年內外而已蓋身
歸乎盡者無二致而人之相弔者不一揆自閭公訃已
及數月弔客盈途絡繹不絕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苟不達乎詩說但爭先而恐遲彼於貧賤之門謂緩救
而非宜乃爲生者而非爲死者之辭况弔固必有其義

不獨盡吾之私觀林宗尙以牛芻如玉爲愧後之不愧者伊誰蔚生也晚於公出處之節進退之機或偶得之人言每旣信而且疑昨聞令子侍御公所誤行狀已徧傳於京師及見公之猶子希韓亟請讀之輒使蔚浩然而嘆息泫然而涕洟曰吾雖去公之居百四十里有林宗而無徐孺能不對古人而忸怩身隨衆以奠公心與衆而異悲夫公惟生所遭之可痛衆乃但悼恨於云亡之時亦或惜公爲一代之人又孰察異代之多類乎今茲昔史冊之所載匪名臣之不多或道隆而身泰建崇勲之嵯峨或死忠而無益俾後人之涉沱惟夫立羣小之朝不肯揚濁水之波激與隨而兩非身與國之奈何

譬蘭草之芬芳雖能自異於荊棘而藥物之迅利其可
施之於沉疴於是剛不廢柔堅不畏磨跡偶晦於一時
功罕與之同科吾於東漢最慕陳寔赴潁川而獨弔爲
常侍之所德及善類之保全孰有如其大力吾於唐初
最服仁傑曾縱博於當朝得女主之心折竟完軀而全
唐孰有如其明哲如公所處豈不甚難遭中官之威焰
視四海如狂瀾彼乾兒與義子已布滿於朝端雖在外
之撫按多婢膝而奴顏公起家於縣令能委蛇乎其間
當立祠於魚頭地名事應主乎祥符公召父老而泣語吾
命迫於須臾既得父老之心幾將大吏之貲祠卒移於
他界公有耻爲何如時有京卿能劾奸究其名若星其

姓李氏得罪杖謫將置之死大吏委公汝可承指公欲活之計乃近詭旣陰屬其皂隸殺忠臣者汝死矣旋陽喝於堂上要吾君者無活理已而道消者小人道長者君子掃青天之片雲得嶺南之一紙公適乞身田間李特遣人千里引趙臺卿之歌以孫賓碩爲比嗚呼使公在漢則必爲陳在唐則必爲狄其深識苦心大畧如此胡多口之忍加蓋亦未嘗無以縣縣令而郎官惟選司爲最美不四年而得之宜羣譁之不止而蔚獨驗公於馬阮當國之日五十始爵之齒值東山之久臥又帝京之甚咫奸黨充朝公獨不仕苟欲信其已往曷請觀之今始嗚呼遭人之謗受天之祉名臣出於膝下諫章味

於甘旨五福則壽齊洛社之班八龍則才與高陽相擬
已極人生之至樂何恨九原之不起然蔚所以哭公則
銅狄如昨靈光失歸星暗南極路阻弱水嗚呼哀哉詞

祭萬太恭人文

季滄葦侍御之冊

嗚呼仰愁雲之漠漠兮俯逝波之悠悠月正明而遭飢
兮樹欲靜而風不休天兀然其無情兮地又廣漠而難
求目所見而心傷兮耳所聞而淚流聽騷子之悲鳴兮
與鳳雛之啾啾號聲滿於高門兮痛賢母之不可留嗚
呼維賢母兮克生國士兒成名兮以悅夫子兒趨庭兮
有聞母重問兮經旨曰詩禮之外兮豈無諸史彼范滂
兮兒之師彼潘岳兮母之耻初爲令兮蘭谿母猶徂兮

父心則喜辭夫子而言邁兮愛道路之山川近此邦之
城郭兮顧人民而愀然異瘠土兮可樂知善性兮誰全
見道旁兮父老懼膝下兮少年及令譽兮聞於朝曰匪
臣之能兮母教之然蒙異數而屢遷兮事驚及於隣姥
拜君爵而匪榮兮榮母心之深許兒再起爲御史兮母
曰何以報吾主操白簡而抗詞兮酬劬勞惟茲舉朝吾
叩夫虎豹之關兮募將歸吾采蘭之所荷九重之優容
兮翻傍徨於岷岵嗚呼徽音兮猶存綸綍兮永溫冠帔
兮何往生芻兮在門謁王母兮蓬萊登翠玉兮崔嵬乘
鶴駕兮不下視諸方兮塵埃正樂處兮瑤闕遑獨念兮
烏臺奈孝子兮毀瘠使賓友兮增哀伏惟尚饗

又代人祭萬太恭人文

嗚呼太君杳然逝矣人之知母蓋以孝子子雖有善必歸母氏名駒何出大宛之里身如屈軼指佞于廷不曰天所降曰母所生頭上峨峨獬豸爲冠不曰君所寵曰母所歡都亭埋輪史冊增華不曰師所勉曰母所嘉御史厥初起家縣令奉母同行以孝爲政刑罰減省以慈爲性鮮在必却以廉爲敬事聞殿陛官乃屢遷旣察臣忠旋旌母賢恭人受詔鄉國喧傳至於今日夫豈偶然維太恭人祖父儒者教授其鄉繼老牖下伏主訓女一經常把閨門可風肅雍如雅是以太君內則夙閒敬其夫子惠及侍鬢口絕叱聲面多霽顏恩雖如波法亦如

山某叨屬至戚備聞盛德登堂拜母退而嘆息宜有是
子以正邦國以救民瘼以補袞職嗚呼方疊恩綸遽奏
挽歌象服在笥魚軒不過天有浮雲地有逝波人有本
宅須歸奈何何以奠母生芻一束母其來歆奠聞涕哭
尚饗